

# 《幸福》的解构主义解读

蒋玉霜

(邵阳学院外国语学院 湖南 邵阳 422000)

**【摘要】**英国小说女王曼斯菲尔德的短篇小说《幸福》一经出版便备受关注。人们对其的解读大都是基于女性主义视角，从男性和女性、忠诚与背叛这两个相互密切联系的二元对立中指出父权制社会背景下的女性很难获取自己的幸福。解构主义视角主张中心的消解，强调动态、多元的关系，而非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关系。本文试图运用解构的方法分析小说《幸福》中存在矛盾和冲突的二元对立体，从而为其提供新的解读视角。

**【关键词】**《幸福》；解构主义；二元对立

**【DOI】**10.12252/j.issn.2096-6288.2020.09.619

## 一、引言

《幸福》是一篇家喻户晓的短篇小说，出自英国著名的女性作家曼斯菲尔之手。曼斯菲尔德用平实、轻松、简洁的语言描绘了小说女主人公贝莎一天的生活。也正是这一天的生活，贝莎自以为无比幸福的生活因无意中发现丈夫哈里的婚外情而告终。批评界对于该文本大都从女性主义、象征主义的角度分析，得出“在父权制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妇女处于从属地位，失去了独立的人格，导致人性的扭曲和婚姻的失败”。但对于《幸福》中人物形象的二元对立却鲜有涉足。笔者认为，虽然这篇小說只是一篇传统小说，但其故事的叙述方式以及人物形象的塑造都展现了后现代主义的丝丝特征。从解构主义的视角来解读这篇小说具有一定的新意。

## 二、解构主义的基本内涵

解构主义是由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雅克·德里达(Derrida, Jacques)于1966年在Hopkins University的研讨会上提出来的，现已发展成为后现代主义思潮不可或缺的重要流派之一。解构主义反对传统社会奉为圭臬的逻各斯，极力宣扬“主体消散”“能指与所指的分离”“结构文本的动态化”等等。<sup>①</sup>解构主义鼓励人们跳出传统思维的桎梏，为文本意义的解读寻找新的可能性。

德里达在他的论文《结构、符号和游戏》中提到：“中心是矛盾的，它既在结构之中，又逸出结构之外。中心是整体的中心，然而，因为中心不属于整体，整体则另有中心。这样中心就不是中心了”。德里达的这一观点认为中心是流动的，并非固定的。没有绝对的对立体，不存在没有冲突的二元对立关系。德里达的这一“去中心化”观点主张文本的意义并非一尘不变。文学文本的意义应该是动态的、瞬息万变的，因为中心是不断置换的。

## 三、《幸福》中二元对立中的矛盾与冲突

文本解读方式如女性主义通常将《幸福》中的女主人公贝莎置于一个受害者的身份之下，认为父权制社会背景下不平等的男女关系是造成贝莎不幸的罪魁祸首。基于这种认知，贝莎是忠诚、纯真、坚贞不渝的女性典范，而他的丈夫则被冠以背叛家庭的罪名。作为婚姻生活的背叛者和叛者，贝莎是一个被动、柔弱的传统女性形象，而她丈夫哈里则是绝对的坏人。然而，解构主义认为没有绝对权威的文本解读。在解构主义者看来，文本的意义是流动的，延绵不绝的。<sup>②</sup>本文旨在通过解构式阅读分析和发现构建小说《幸福》主题中的两对二元对立关系，并指出其矛盾和冲突，从而为《幸福》提供一种新的解读方法。

### 1. 男人与女人

人们通常认为曼斯菲尔的小说《幸福》的批判主旨之一是处于极度不平等地位的中产阶级妇女遭受着以哈里为代表的男性统治者压迫。通过这种解读，男性和女性被置于绝对对立的位置。在这样一种对立体中，自然而然，贝莎被视为弱势者，而丈夫哈里被认为是压迫者。诚然，从整体上看，贝莎处于一种不平等的地位之中。她没有工作，没有任务经济来源，家庭主妇是她唯一的“职业”选择。在家里，她被描述为一个没有地位的女性形象。甚至连保姆都不把她放在眼里。不仅如此，丈夫和她最欣赏的女性厮混在一起。但是小说文本中出现了与男性与女性这一二元对立体明显相矛盾的地方。首先，作为女性的贝莎并没有履行好作为一个母亲最基本的职责：养护孩子。小说中有一个情节是贝莎试图抱孩子，但是也得看保姆的脸色。因为保姆是“不情愿地把婴儿交给了她”。笔者认为，贝莎在此并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女人，事实上，她只是个小女孩。在文章的开头就提到“她想以奔跑代替走路，踩着舞步在人行道上跳上跳下”，这俨然就像一个天真烂漫的小女孩。当保姆不想让她喂孩子饭时，这个小女孩说“我一定要喂”。而当她独自和孩子相处时，她喂给孩子的汤粥洒得到处都是。她也并不专注于提升自己养护孩子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她不像一个妻子和母亲。保姆对贝莎的不屑难道仅仅只是因为贝莎在家里没有地位吗？同因而笔者认为，一定程度上，贝莎母亲身份的缺失使得其失去了一个同为女性的保姆的尊重。因为种种迹象表明，贝莎就是一个小女孩，保姆对她的不信任不是没来由的。从这个层面上看，小说中男人与女人这一二元对立出现了矛盾和冲突。这并非是关于男人与女人的二元对立，而是男人和女孩的对立。如此一来，旧的二元对立关系被消解。这也是德里达等解构主义者所倡导的：“解构的策略之一就是颠覆文本中不对称的二元对立结构”。此外男人与女人的二元对立出现了冲突，有消解和重构的可能性。<sup>③</sup>此外，小说中多处表现出了男人与女人这一性别对立概念的冲突。传统意义上，男性和女性在生理上是互为对立的两个面，他们互为整体。女性和男性的结合是理所应当的。而小说中，贝莎明显表现出了对同性的情愫。而这种想法在当时保守的社会是不被认可的。因而，某种意义上，这场对立不是男性和女性之间展开的，而是女性与女性的对立。因此，通过解构我们能够从文本中发现新的意义。

### 2. 忠诚与背叛

《幸福》中忠诚/背叛这一二元对立体的也并非牢不可破，不可避免地呈现出矛盾和破绽。例如，充当着小说中忠诚与温顺角色的女主人公贝莎在某个层面上上是不忠诚的。她虽然没有像丈夫那样和他人有染，但其种种行为表明其精神已然出轨。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她对丈夫的情人富尔顿小姐产生了强烈的爱慕之情。

“当她触到那条冰冷的胳膊时，贝莎心里那个地方又被煽动起来，煽动着，开始燃烧。”她甚至自作多情地以为富尔顿小姐有与她抱有相同的感受，并且任由这种暧昧之情在心里蔓延下去。对于丈夫哈里的而言，这也是不忠诚的表现。与此同时，当她丈夫哈里故意假装不喜欢富尔顿小姐而大肆表现出不友好的举止和言语时，贝莎在心里确是开心的。她一半口是心非的责备哈里对富尔顿小姐的敌意，而一边又在心里暗自窃喜，希望客人早点散去，这样她和便可以丈夫独处。：从这个层面上看，对待心底的“情人”富尔顿贝莎也是不忠诚的。相反，被冠以背叛者之名的丈夫哈里却努力变得忠诚。表面上，他尽力维持名存实亡的夫妻关系。对情人富尔顿小姐也是体贴入微。在传统的解读方式中，他是一个道德败坏者，一个骗子。这就是他作为一个有家庭有孩子的丈夫和父亲身份来说的。在和富尔顿小姐的关系中，一定程度上，他也是忠诚的。因此，忠诚/背叛这一对立在文本的解构过程中也矛盾重重。在论及解构的方法时，德里达认为：“解构这种二元对立就是在某个特殊时刻颠覆等级制”。在这里，我们对忠诚/背叛这一二元对立的等级制进行了颠覆和消解，淋漓尽致地诠释了德里达的这一论点。正是在这种对立关系中，忠诚与背叛两个概念之间具有潜在的流动性。贝莎不再是传统意义上那个绝对的忠诚者，而其丈夫哈里也不再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背叛者形象。

## 四、结语

曼斯菲尔的《幸福》具有高度的解构主义倾向。作者以Camera eye<sup>④</sup>式的手法将故事情节毫不掺杂任何个人评价地呈现出来。也正是在这种呈现过程中，突现文本主旨的二元对立结构得到颠覆和消解，文本的意义变得不确定。如此一来，能指和所指具有的潜在流动性得以淋漓尽致地发挥。<sup>⑤</sup>小说中贯穿文本主旨的两个对立即男人和女人、忠诚和背叛在解构主义视角下出现了冲突和矛盾，从而为文本解释提供更大的空间。正如Derrida在文中提到的：“中心捕捉和发现各种替换之间的自由游戏”。实际上也就是否定了中心之说，因为意义是“各种替换之间的自由游戏”。当然，作为一种怀疑和反思的方法，解构主义并非是认识世界的准则和指南。而这恰恰是解构主义所批判和反对的。解构主义解读《幸福》只是为其提供了一种新的解读视角，它不是终极的真理，因为解构主义从来都认为“所有的解读方式都是误读”，因为我们无法决定中心，中心只是一种不断自我补充的符号。

### 注解：

<sup>①</sup>Charles E. Bressler在《文学批评》一书中提到传统的西方形而上学传统创造了一系列中心的概念，比如：上帝、理性、起源等，因而人们相信终极现实并将其作为行动的基础。德里达认为这种中心的概念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并提出了“去中心化”的概念。

<sup>②</sup>德里达在其作品Differance中提出了延异(绵延)的概念。这一概念认为意义产生于不同语境动态持续的关联之中。因而一个文本通常具有多个意义或解读。

<sup>③</sup>根据德里达的观点，意义产生于中心的不断置换之中。对立的消解和颠覆既是对中心的颠覆。因而意义也在二元对立的拆解中获得。

<sup>④</sup>Camera Eye是一种叙事手法。这种叙事手法直观地将故事场景呈现出来，不掺杂作者或叙述者的个人情感。Henry James的作品是Camera Eye叙事手法的典范。

<sup>⑤</sup>德里达在作品中提到中心是各种置换之间的自由游戏，实则上否定了索绪尔的语言观(语言是一套有规则的系统；能指对应的所指是特定的)。解构主义者认为能指和所指之间具有潜在的流动性，即能指和所指的意义不是特定的，而是可以分离的。

### 参考文献

- [1]Derrida, Structure, Sign and Play in the Discourse of the Human Sciences. P1.
- [2]Lois, Tyson. Critical Theory Today[M]. Routledge, 2006.
- [3]Charles, E. Bressler. Literary Criticism[M]. Prentice Hall, 2010.
- [4]王军. 英美女性作家与作品赏析[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7.
- [5]德里达. 《位置》,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 引自乔纳森·卡勒: 《论解构主义: 结构主义之后的理论和批评》, 伦敦1983年版, 85页.
- [6]张大道. 《姐妹们》的解构主义解读[J]. 海外英语, 2010(09): 147.
- [7]任爱军. 了不起的盖茨比解构主义解读[J]. 名作欣赏, 2008(04): 99.
- [8]潘明. 表层幸福, 深层悲哀—评曼斯菲尔短篇小说《幸福》[J]. 绵阳师范学院学报, 2009(12): 55.
- [9]邱芬子. 小说《换位》的解构主义解读[J]. 华商, 2008: 100.
- [10]崔薇. 对《花园里的独角兽》的解构主义解读[J]. 开封大学学报, 2012(04): 55-58.

### 作者简介:

蒋玉霜(1991-),女,湖南永州人,硕士,职称:助教,研究方向:英美文学。